

明

史

明史卷四百十

土司傳

土司二

四川古西南夷國即漢丹旄邛僰笮都牂柯夜郎諸地故其地外雜氐羗而內盤羅獠麴乞烏令靡有定居在前朝小蕃大蕃寶界松茂當全川西北屢為邊患而沈黎越雋建昌諸衛環統蠻獠當全川西南其中烏羅閩畔交牙互齒最易啓釁

洪武五年播州宣慰使楊鑑來朝始置宣慰使令仍舊職而其既龍州土官薛文勝天全六番土官高英以次歸順仍使文勝為龍州知州英為天全六番招

討司正招討是時坤州六番招討使苟德本元世官
明玉珍據川德從明氏至是亦來朝貢焉乃稍降其
職為黎州長官其餘乍降乍叛茂州土官楊者七已
授知州而以叛伏法于是稍稍經理定播州宣慰司
賦稅改永寧長官酉陽宣慰為宣撫司置平茶芭梅
麻陽石耶洞四長官司而以土酋為長官置威州千
戶所松潘等處安撫以龍州知州薛文勝為安撫使
又置阿昔洞等十三族長官及副長官會筠連州滕
大寨蠻酋編張等叛命將袁洪討平之而已縣蠻王
監保自稱應天大將軍燒佛圖闕犯通遠南絕二門

揚州江度蠻王安茂州土酋諱貼里龍州土官趙宗
壽先後為亂皆移兵勦除之而立重慶衛并復威州
千戶所及茂州衛指揮使司互相鎮守時四川都司
遣兵修灌縣梅梁至天陶關汶川土酋孟道責疑為
襲已集部落阻陶關道皆擊勦無遺其他茶蠻洞獠
眉縣賊彭普貴宋懷茶洞賊田大森皆隨叛隨滅惟
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并柘興州賈哈喇摩空
等相繼稱亂已遣藍玉為總兵擒月魯帖木兒父子
獻俘而哈喇未伏會沔縣吏高福興土民田九成僧
李善治謀叛有何如順者號天王大敗官軍焚略陽

縣治殺知縣呂昌執教諭呂銑去復徙嶽州治殺學
正顏叔彬詔遣都督徐鉞指揮黃中討哈喇長興侯
耿炳文武定侯郭英討九成等皆以次勦平無遺孽
于是改播州安撫司為播州宣慰司領安撫司二曰
黃平曰草塘領長官司六曰播州曰餘慶曰白泥曰
峇山曰真州改設東川烏撒烏蒙芒部四軍民府而
以黎州長官司為安撫司永寧長官司為宣撫司領
長官司一曰九姓與平茶洞直隸長官司同隸布政
使司而別以酉陽石柱二宣撫司并邑梅洞長官司
隸之重慶衛沅溪平夷蠻夷沐川四長官司隸馬湖

府其都司領者則軍民千戶所一曰龍州招討司一
曰天全六番軍民指揮使司一曰松潘等處領長官
司十八曰隴木頭曰靖州曰岳希蓬曰占藏先結簇
曰蠟西簇曰白馬路簇曰山洞簇曰阿昔洞簇曰北
定簇曰麥匝簇曰者多簇曰牟力結簇曰班班簇曰
祈命簇曰勒都簇曰包藏簇曰阿昔簇曰思囊兒簇
守禦千戶所一曰壘溪北皆隸兵部武選司者土官
則知府四人曰烏撒曰烏蒙曰芒部曰東川同知一
人曰烏撒判官一人知事一人曰龍州把事一人曰
馬湖巡檢八人曰信寧曰梅倪溪曰麻刺村曰昭平

堊曰寒冰曰寧戎曰明月曰三益驛丞七人曰龍溪
曰阿用曰祿馬曰縈夫曰白水曰太平曰澧沽改流
知府一人曰馬湖此皆隸吏部驗封司者乃設四川
行都司領建昌等六衛而屬以昌州威龍普濟三長
官司永樂初指揮丁龍杜福撫諭亞堅等十一寨生
苗三十六戶已認輸黑鉛筒布帝以苗人叛服不常
命悉隸酉陽宣撫管轄而免其賦後四年置疊溪鬱
郛二長官司令屬之疊溪守樂介戶所設吏目一人
是時諸土官皆遣貢獨永寧宣撫使阿蘇妻奢蔭親
入貢乃增設赤水宣撫司隸永寧衛又設重安長官

司令爲之播州宣慰而以張佛保爲長官又設馬刺
邛都二長官司隸行都司設八部安撫司隸松潘衛
又改酉陽宣撫司之芭梅洞長官司隸重慶府大率
烏蒙烏撒東川芒部以東皆烏蠻蠻土獠諸種其
居多板屋椎髻披氍出入佩刀劍相見以去帽爲禮
男長將娶擊去左右齒以子日貿易名所集地爲鼠
街其在播黎諸地稍慕華風婚姻以銅器氍刀弩矢
爲禮燕樂則擊銅羅鼓橫笛歌舞每博易不用錢漢
以細絹茶布蓄以紅椒鹽馬宣德初麻兒匝篋去松
潘七百里有利麻着八讓卜聚衆侵掠遮遏八部安

撫朝貢松潘衛指揮吳璋招之讓卜向化使其兄弟
完卜入貢且言其地廣過於八卻請置宣撫以轄之
帝乃置麻兒匝安撫司以著八讓卜為按撫使既而
龍州土官薛忠義請陞龍州為宣慰以鎮番戎不許
時播州草塘安撫所屬殺撤等四十一寨蠻長作亂
攻牛場乾溪等堡殺撫之不從遂勦平之因改龍州
宣撫司隸布政司會烏蒙烏撒二土知府祿脫尼祿
等爭地讎殺遣行人章聰侯璉奉勅往諭而烏蒙讓
地帝甚獎賞無何茂州岳希達長官司長官血只同
興靖州隴木頭長官并各寨羌民一百七十餘人奏

言茂州僻處邊隅與松潘疊溪生番接界累歲被害
有知州陳敏到任能撫卹人民制馭生番始各安業
今敏以親喪去任州民失所請本官起復以安邊境
勅令復任乃增設阿用篸長官司隸松潘衛

先是威茂二州南路生番多夾居十五關僅隔河阻
山蟠踞為患國初丁玉討定立衛祇中道一綫之路
為中國所有其他如鐵壚溝走石坡駕央橋石花鞋
杏子灣木驢溝埽冰巖三哨甯楊廣墩砲腦溝老虎
石程貴哨石窩墩閩門石陟濟子大小橫梁溝沙灣
龍濟秦王箭鏢刀灣掃水巖涼水井黃沙壩索橋頭

五哨溝乾溝黃土坎野貓壩石門坎亂石窖石蛇兒
細子嘴龍打溝洞子溝沙灣麻答嘴諸處東路如天
花石三岔溝乾溝子琵琶頂谷驢兒溝高哨子旋風
巖險頭哨高子哨出龍洞母猪洞落魂橋月兒岩山
蔥溝高哨子大灣松杆子擦耳岩鬪老岩吊岩子龍
黎兒溝高橋鷄公嶺大沙灣臘菜坪諸處北路如寡
石岩虹橋閨絕塞墩鐵門墩銅柱墩八呷口林樑口
恰乍口惡柘口寒盼口了裕口麻盼口唐弄敵育壩
枋木橋東勝墩諸處俱為番姓出波路口未則運官
道行劫去則阻河而居諸衛鎖餉多被截掠難歲增

防兵尚不能捕宣德初大征安南當調松潘軍而宸
皆憚行千戶錢宏奸黠計惟蠻亂可免調乃與其黨
尚清入番寨搆番番大恚番長阿用等號衆出掠殺
指揮陳傑帝切責三司官械宏入京誅宏命都指揮
僉事韓整以三千人勦捕而蠻五萬人圍松潘城焚
上下四關威茂諸衛皆被圍都指揮僉事蔣貴同松
潘指揮吳璋急招之皆不從乃勦都督同知陳懷等
會兵四萬人自洮河取路進而蠻方攻圍疊溪指揮
吳玉等遇之失利韓整亦敗內臣令番僧失利藏卜
等至諸族寨總諭兼賜布幣番長結弟言我向化四

十餘年未嘗敢亂而錢宏陳傑無故統官軍唱索
生口捕男女大小而取吾凋錢是豈吾歸懷意哉今
朝廷宥我罪賚我敢不惟命遂令結茅過諭生熟番
十一族占藏十九族黑水生番二族皆納款去蔣貴
遵止陝西官軍令勿進時尚書塞義以龍州勢輕請
陞龍州軍民所為宣慰不許乃改龍州為宣撫隸布
政司已而諸蠻復出掠破綿竹縣仍劫威茂二州官
軍戰不利鎮撫侯璉等死之遂勅都督陳懷及方政
蔣貴進兵乃合陝西貴州兵六萬餘人錦衣指揮何
敏等四人督戰蠻方攻筠連巡檢吳璿出家財募兵

守城大兵至合擊破走之乃擄官軍及土兵分道進
政以精銳五千人擊西北大寨破之責督兵七千破
任昌大寨而都督指揮趙營分道各進兵以次討平
龍溪三十七寨前後斬首一千七百餘級墜崖赴水
死者無算餘悉撫定因增松潘衛前千戶所茂州衛
前後四千戶所且增置滿幹寨阿角寨芒兒者三長
官司隸松潘衛諸蠻惕息不敢出巡按御史王翺上
便宜五事其一謂松潘極遠去省城八百餘里番寇
為害都督陳懷居省城緩急未便難委官領軍難盡
約束當令懷往彼鎮守以壓邊境其二謂松潘威茂

諸衛所官軍月糧皆成都諸府州縣百姓運送多被
劫掠若令暫于成都諸府州縣等衛倉收貯農隙之
際類集諸有糧者人齊力起運而都司撥軍獲之且
令布政司委官丈量則道路無虞而收受亦無弊帝
曰善遂勅懷德鎮松潘正統四年以朝代懷著威惠
番酋商巴等感悅盡率諸部受約束入貢者接踵景
泰初諸蠻並起撫臣羅綺檄悔罪不聽乃招募材武
得禪師智中牌頭尤弄柯骨豪健各統精銳乘夜衝
枚分道搗賊巢綺介冑隨之破撲爬諸寨擒劇賊車
勞阿兒結十餘人殺之既定治以簡易服印與番人

接杯酒欲番人畏慕終倚任不敢叛成化中諸蠻大
劫掠泰將請增兵巡撫憂頃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
乃揀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時黑虎
寨最强相傳有神術先知官兵未至即遁去或潛伏
要害竊發屢敗我衆按察使龔錕曰我自不密弁彼
何能知夜半密勅諸將統兵進凡三十里平明抵其
寨蠻大驚潰斬縛各千人得其首惡餘潰死無算既
而大征破寨二甫餘斬五百級降者數千皆編籍輸
糧副使東思忠于大石佛嘴鑿山開路人皆便之乃
復通勦惡匪平山諸寨斬首百餘級萬曆中復大征

人荒浚舌去骨三寨南路盡平時自威茂達松潘從
小河三舍漳臘一帶官道兩傍修築邊牆防護諸徃
來堵禦竊發一時稱便其後牆稍圯隨時補甃議者謂
南路後山自雄溪西寧以達蒲江北定抵鎮平界倚
山為磧築城設敵樓而鎖兩頭以重閘且復增舊牆
聯絡相接以防番寇則輪班戍軍可以盡卒歲者軍
餉可數千萬其周遭七種歲之所入亦不下數百萬
而其說不用

山都掌蠻在叙州西偏介川貴間與永寧芒部烏撒
相接諸峰盤互大壩為門戶其東則進為凌雲又進

為九絲旁時都都寨舊稱九姓後以蠻族雜改九
絲所在結寨無慮千百族宋熙寧間蠻叛用白芚子
兵破之因作誓蠻文稱民壯為白芚子國初諸蠻皆
出降入籍輸賦分山都六鄉水都四鄉皆隸之戎縣
而水都平衍逋逃無所匿獨山都冥冥不可窮詰故
但稱山都掌蠻宣德初蠻叛官軍討平之正統中復
叛時西北用兵不暇及至景泰元年都御史李匡御
史劉幹始議討以疫作不前天順中都督許貴再討
不能勝撫諭而返至成化改元偕甚川貴撫臣各奏
蠻分劫州縣遂命川撫江浩貴撫李浩總兵官芮成

副李安徽原調官軍刻期會勅時翰林侍讀周洪謀
謂蠻各有主請擇蠻人有望者立為長官司隸之本
府總各寨夷民而漢民則統之戎縣流官使各有分
屬則夷情自定而副總兵李安復請委永寧宣慰奢
貴赴土壩令諸夷統宣慰管轄議莫能決國子學錄
黃明善獨昌言曰夷漢分屬不無近理信如安奏則
奢貴平日所轄土僚羿蠻尚不能鈴束以致攻燒必
僅殺掠軍士其能撫郡掌之衆哉命下總兵官審處
而苟威等已先進兵割西華等鄉分道擊殺遂破賊
寨斬六百餘級會貴州兵至並集金鷲池合攻大壩

并遣指揮孫泰督芒部土兵截賊後路永寧土兵守
落放山口賊不能支乃遣阿圭等三十七人詐降軍
門思倉卒生變以圖內應成驟擒之阿圭袖小刀左
右擊刺無所用乃燒賊三十七寨斬賊首五百八十
七級報捷甫還師賊復出掠值給事中秦崇御史吳
瑄勘軍政即遣崇等會川貴兵敗賊小峯垣青岡坎
諸處斬賊首四百七十餘級復還師叙功為成李浩
秦崇等皆次第陞賞而賊以次年召諸蠻阻山大寇
乃決計大征襄城伯李瑾為總兵官程信為兵部尚
書督軍往討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四川軍由戎縣

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水腦並入期共會大壩而自督兵入金鷲池時南寧伯毛寧亦至為左哨。敗賊李子閔伐木開道官軍發神鎗勁弩乘風縱火焚龍背豹尾七百五十一寨米倉三千八百一十一所斬首一千六百餘級生擒二百四十人進至大壩攻山都六鄉焚一千四百五十七寨米倉九百八十一所斬首三千十七級生擒九百五十三人獲銅鼓六十四面牛馬猪羊盔甲錄弩牌刀旗幟弓箭無算餘賊遁山箐者皆搜勒無贖願降者聽有匿天井水磨諸洞者下令遍塞諸洞門而環以兵月餘死洞中。

吳達十餘里官軍為謠曰洞勿閔有吳蠻乃并平九
姓土獠之附賊者遷瀘州衛于渡船鋪增置江門水
流崖洞埽處閔堡改大壩為大平州設長官司分故
都掌地隸永寧芒部加信兼大理卿進瑾榮為侯餘
各頒賞有差

播州漢牂柯郡也唐改卽州既又改播州楊氏世有
其地元世祖授楊邦憲為宣慰使賜其子漢英名賽
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繼內附使仍為宣慰改隸
四川領黃平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
六長官司統七姓為田張袁盧譚羅吳而田張最大
世為目杞永樂初楊昇奏所轄當科為瓊等十二寨

蠻人梗化不服帝命昇封之宣德中楊欽正統中楊
炯楊綱皆世修職事獨綱子輝傑點多豪舉天順初
私闖土民黃保等為火者嘗嬖妾田氏以其所生子
居長屢欲奪嫡安撫朱韜長官毛釗執不可曰楊氏
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獨奈何素之輝不得已乃立
嫡因名庶曰友名嫡曰愛言相友愛也然而嬖庶之
心終不忘倖客張淵說輝曰主公欲責孟主而唧唧
與仲主為仇毋論勢有所未便即使奪仲以與孟不
過割吾所自有耳且重貽口實以滋後議何不別為

孟主地雙賁而朋立是使孟創業而仲傳世也輝曰
為之奈何淵曰天霸諸苗主公部境也山菁險遠懸
而易虐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然後歸功孟主而請
立安撫以治其地誰曰不然輝大喜乃立召容小長
官韓瑄重安長官張通告以生苗反叛之狀而瑄爭
之謂苗實不反輝怒杖殺瑄通惶恐叩頭曰誠反也
請從輝署名上變帝命都御史張瓚同輝進勦殺諸
苗千人輝乃賂瓚疏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
賊時友甫十三歲乃請設安撫于安寧授友安撫使
而以張淵為長官然友實未嘗之官也既而爛土諸

苗賈果等恣天霸以無辜受戮時時攻安寧瓚又疏
請于凱里寨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成化十九年禪
死爰修怨于淵淵屢謀殺爰不克二十二年丹韋諸
苗寇安寧四川叅政謝士元副使程廷蕙都指揮楊
綱以兵往過橋州詣爰家置酒高會翼日視學適州
民賽社士元等坐學宮臨觀爰復酒携至訓導楊禮
範然曰視學而觀社提兵而樂酒略等威而款下爲
竊爲明公耻之士元等大慚而起時淵伺爰隙謂爰
竇通苗越境爲亂故款官軍遠邇修私怨爲文報查
州守臣而致書舉人路義使之通賂值安撫宋鞞獲

具書以示愛愛而易其書達使授義義信之遂請賈
撫陳楊愛反狀責撫不德且曰橋非我轄也義為書
檄友而愛親之愛遂據義書報川撫將聲罪發難友
大懼淵嗽友上樂言愛結苗夷反叛造火器旗纛金
瓜鐵斧調總旗等疏親軍閩割土民立金龍門于宅
前而開尚寬等鐵冶令偽閩官煉熟鐵為軍刀置鐵
造院救民人趙其一百餘戶充織匠造龍鳳蟒袍立
商稅局于白田壩起調軍馬三千餘衆假水西送喪
演習武藝設教坊司以偽閩官掌其事鹵良家龐兆
期女勝真福真等一百餘名充女樂教習雜劇每遇節

以愛衣龍衣自稱國主天主而稱其妻地主且置後
宮奪趙高僧幼女玉真為宮妃用巫師魘魅庶母貫
氏禁父妾馬真蔣真等宮中姦使有身嘗強淫宮婢
宋真不從裸之縛于杙牽羣狗渠之淫凌辱狼藉而
後殺之科派各里人民分上中下三戶得金銀若干
萬兩養老莊田子粒若干萬石珊瑚樹若干株珍珠
簾若干幅玉圭若干笏馬若干匹牛若干頭嘗夢騎
龍登天門上帝謂之曰此南方帝子也既醒龍賦五
色圖作詩有霹靂一聲震天下南方須起赤鱗龍之
句廷議大駭立命刑部侍郎何喬新錦衣衛指揮劉

綱雲川撫及巡按鞠之俱不實淵坐妖言律路義削
籍友論死贖免終保寧城中竊管未幾友黨慕友歸
與愛仇殺不已且糾眾攻播州焚愛居第及公私廨
宇略盡廷臣方請討會大征駟藍兵不服及未幾友
卒廷議謂邇友難死予弘尚存當仍調兵食以彰國
法而川撫勘奏謂弘父友構亂法固難宥但友構亂
時弘尚幼穉似當開自新之路與以更始况友所焚
殺已經照土例折償及還所侵奪于官宜授弘冠帶
土令而其既愛死于域豪甚舊制土官有功祇賜予
衣帶及旌賞部下人員無陞職加銜者試以平昔安

蠻功于正德初加四川按察使銜賜蟒衣玉帶弘忌
之仍起仇殺及弘卒重安土舍馮綸等又以怨弘誘
諸苗攻安軍賁撫鄒文盛反命斌討平之而請復安
軍安撫令弘子弟得襲舊職廷議不許嘉靖六年弘
弟張復以為請時張益邊劫得白泥司印信復與斌
子相重相仇殺較前更烈守臣乞改凱里屬貴州以
張為土知州以解釋之事久不決初廷議楊張習父
兄之惡幸免于辜輒敢肆然執印以要君且其所爭
田莊及椎埋殺人等罪尚未得決正宜收置于理今
其悔過還印償所奪寨苗諸地而驟議復職未使其

後用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黨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流禍無已乃復張凱里安撫屬治貴州而相則襲播宣慰如故然其仇殺仍自若也諺云骨肉鬻隘參商播凱

正德二年鎮監羅蕃奏威茂所轄卜南村曲山等寨自弘治四年叛後不服征徭者十七年矣至是未歸乞為白人請衣中願納糧差白人者其俗以白為善以黑為惡也

嘉靖二年馬湖土巡檢安宇自言從征年久累獲首功奏乞改註職官兵部覆宇本土知府安鰲之子法

當安置廣西因四川用兵暫留行間雖有功例應給賞而宇故辭之陰為開復土官之地則先朝岑猛岑濟事可取鑒也帝然其言遂不許

先是楊斌子相襲播宣慰職以祖父嫡庶仇殺沿禍數世至今不已相不之鑒仍寵庶子煦欲奪嫡烈而其妻張氏甚悍與子烈盜兵逐相走水西死烈乃乞水西還父屍播故有水烟天旺地與水西近水西宣慰安萬銓屢挾奏不可得至是要之必歸地而後予屍烈陽許之及得屍悔約仇殺相攻剽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岳乃奏三省接壤民苗之衝若

四川餘慶之走馬坪播州之三渡閬貴州石阡之龍泉司各立哨堡于重慶偏橋等衛委指揮三人督兵防守仍移銅仁泰將于石阡移思石守備于龍泉控扼播州令犬牙相制而後設重慶府通判一人使之駐龍泉以收糧稅則控馭較便報可

靜州長官司土舍鄧貴以叛見誅并亡失印信其弟車自詣襲職部議謂叛人子孫法當廢革但車自頗著忠勤宜特與承襲統攝羗苗仍照例納穀五千石免其赴京報可

芒部土官隴懋死其子隴壽與隴政走祿爭立朝命

以嫡故立壽而隴政支祿倚烏撒土舍安寧等數為
亂且稱兵向壽壽亦借水西兵相抵牾而政竟殺壽
收壽印川撫王軌與御史劉燾上其事燾言宜順從
夷情以立支祿而軌言隴政支祿同以犯分殺朝廷
命吏罪不赦詔遣叅將何卿督勦之斬支祿并賊黨
二百餘級俘二十餘人降者數百而政奔烏撒卿令
土舍安寧及土婦奢勿擒政以獻安寧初許諾既而
出獻阿核阿達屍云政無有久之傳政死兵部議奏
若部隴氏蒙起蕭場騷動兩者王師大舉始克蕩平
今其本屬親吏已盡無人承襲請改芒部軍民府為

鎮雄府設流官知府統之分屬夷良毋響落角利之地為懷德歸化威信安靜四長官司使隴氏疏屬阿濟白壽祖保阿萬四人統之其朝貢馬匹如程番府例以重慶通判程洸陞試知府松潘叅將何卿兼提督守其地許之既而夷日沙保謀復立土官隴氏遂挾衆叛攻鎮雄府城陷之執試知府洸而奪其新印殺數十百人洸奔畢節川貴守臣急遣使招撫沙保已送出鎮雄府印乞降然尚持兩端欲復立土官如故帝遣川撫王廷相同何卿提兵進勦土官阿濟稱沙保已殺死廷相據聞而芒部諸夷復挾沙保于普

奴為亂聲言壽有子隴勝在阿濟處隴氏實未絕請
復土官而使隴勝襲其職官軍與戰于畢節不利既
而御史施山總兵牛桓且稱沙保亦不死阿濟言不
實勅行提督尚書伍文定同鎮巡官搜捕沙保并擒
獻普奴而兵部尚書李承勛復以文定壽王用兵為
非計詔文定回京于是或勅或撫相持不決者數年
川撫唐鳳儀新任仍勅勦捕且專責阿濟使之擒沙
保新于軍門乃奏言烏蒙烏撒東川三土官故與芒
部為唇齒自芒部改流官諸夷懷不平反者數起今
懷德長官阿濟等難自說擒賊而其復土官而存隴

氏之心實未嘗忘也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俯順夷情則不假兵力禍源永塞時川按戴金賁按陳講奏典同而兵部尚書胡世寧覆言革流官而復隴氏未便夫芒部自成弘以來數自嬰殺斯時未設流官也今隴政以爭襲誅死隴壽又死而隴勝方幼諸夷皆云非隴氏子故前都御史王軌不得已奏設流知府分四長官司各統其衆制非不善徒以軌等遠去知府程洗迂時不能拊循故芒部復亂今諸夷輒易其詞云願復隴氏夫壽政皆隴慰親子猶相爭殺二十餘年今勝非真壽子也一旦得立使阿濟得弄

諸肢掌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萬一不平而各尋
一隴姓者求立守臣能爭之乎若謂烏蒙諸土官威
懷不平而芒部土人終悍流官約束則請諭鎮巡以
仍設土官之意然後收芒部舊印與鎮雄新印勅四
長官司及各寨頭目能守法奉職三歲不為亂者聽
遷屬布政司不復制以府治或立土官知府及流官
統轄者皆隨所願其隴勝令布政司薪留教育俟別
處政用無何戴全奏芒部夷穴不可守宜俯順夷情
以立土官而唐鳳儀等奏勝實隴壽子蓋私通長官
間濟妻奢即所生者夫俗重骨脉衆所嚮服宜量授

府佐令統束四長官司仍選流官經歷如舊三年之後果能率職奉貢始准復舊銜其鎮雄之名不必更改四長官司亦照新設詔從其言後復勅威清兵備住劉安莊添設僉事一員于賁州專制畢節等處則皆金典鳳儀所會奏所稱善後七事者時皆行之

嘉靖二十五年白草番為亂陷平番堡及莫酒蘭圃指揮使丘仁技百戶耿壽等朝議罷川撫王大用副將高崗鳳而以都御史張時徹都督何卿代之時徹乃議分石泉壩底龍州兵為三哨復調天全招討使高繼光馬湖長官王祥鑿等率土兵羅狗及建昌諸

衛兵助之生擒首惡黑枝李保白石兒白石撒刺等
斬首七百級俘男女二百七十七人燬碉房四千八
百七十餘牛馬器械儲積以萬計

山都掌蠻有凌霄九絲都都諸寨凌霄者阿苟之所
據也苟之先在天順成化間謀不軌兵部尚書程信
襄城伯李瑾討平之其後有阿共嘗為盜未敗嘉靖
間以從征賜冠帶即苟父也苟有塔阿辱與其黨阿
夫阿爹么兒阿繆皆桀驁多膂力至是重以為可恃
遂衣蟒衣張蓋策駟馬所至用鼓吹響呼夫道而馳
萬曆二年都御史曹省吾御史張代聞于朝下兵部

議先是兵部尚書譚綸嘗撫川奏都蠻為患其未已
久今遺孽復熾當先練閑隘游兵以備不測乃募浙
人製為銃者銃發口啞而死者數人蠻甚憚之至是
綸請征輯省吾及總兵劉顯進剿至大壩僅獲其首
長阿果梟斬之苟益不平乃流殺長寧諸處椎埋坑
儒生剗剔孕婦其時有羅氏女冬兒被執不可辱則
夫解而挂之樹間都御史責顯觀望且慮諸蠻多效
尤相繼起乃調永寧宣撫奢效忠典水西土舍安國
亨各以萬人至同指揮守僻據險從三路入而副使
李江叅議沈伯龍轉漕軍中會武舉人李之實與苟

善同知洪一貫使為間誘執之乃乘勢轉戰連獲阿
辱阿麥等斬首二百級檻苟敵軍前苟仰首笑曰么
兒在難執我何益哉么兒苟義兒多力者也頭乃鼓
伏馬草坡襲落豹惡洞坎寨然後向凌霄攀藤援木
而上都蠻皆走獨么兒以滾木壘石常我軍我軍稍
却步兵鄭龍奮而前曰諸軍第望我火箭火箭舉則
齊發而入于是各貫弓挾矢日逆龍龍忽燃火箭直
衝蠻鋒諸軍萬弩進蠻盡墮既前執么兒并胡大漢
等九十五人斬二百餘級焚死無算苟聞么兒被擒
笑曰九絲不復守矣其後餘黨據他寨者盡為頭等

所滅于是有都都寨九絲之戰

都都寨寨王名阿墨與九絲蠻同據險稱亂方諸軍
擊凌霄時即破勦九絲而都御史獨決英謂先攻都
都可斷九絲左臂也是時鎮雄土舍隴清親帥三千
軍軍藍澱坡用火攻都都而總兵郭成吳鯨等亦舉
火燒董布壩及紅崖逼寨寨中鼓譟出四走會雷雨
火熄蠻復聚大兵乃迎諸蠻戰諸蠻皆珠死不可敗
翼日劉顯與成各分兵三路攀崖仰攻而印壩諸苗
千餘來接顯回擊却之乃督鎮雄酉陽諸土兵更番
入新蠻王四首則阿墨在焉乃大搜諸寨生獲阿歐

阿當阿尾阿掛等兩茶殺金鼓棧槍無算而九絲乃
大恐

九絲之變以萬數阿大阿二方三其著者也當是時
阿大阻鷄冠嶺而阿二方三嬰九絲城壁壘相望乃
以凌霄都都相繼滅震懼思詐降以覘虛實會長寧
諸生王希忠珙縣監生何鈺有機智請入賊用間乃
令二人持銀牌綺幣往撫而阿大大喜遽隨二人出
徒跣叩軍門請得備編戶不敢反都御史初疑之必
得阿二方三未始授降既而予冠帶趨受約束使搆
阿二等自贖阿大乃遁去顧其勢與九絲隔陰為聲

援將伺我師走隕中則翼而覆之諸將詞實戒勿進
然同時諸蠻若鷄冠黃土內官母耆吊嶺崖得居印
靶諸寨則實以阿大降故皆先後歸順九絲由此勢
大孤先是副使李江司轉輝遠從萬山中逆舟而上
中有趙木二灘亂石縱橫水勢直下若建瓴長年循
高崖牽引多死至派僧夫數千人猶不足營山青神
二主簿相繼道斃成都知府陳大壯鳩工鑿二灘值
梅雨暴漲督工巡檢曹本死于水相顧嘆惜至是諸
蠻降諸軍多因糧于賊省轉輝乃遣劉頭為大將佐
以郭成劉縱冉維屏奢效忠等將入都都寨而先從

深溝楊柳坡印靶它口鼓爆以托其險期日請決戰
不勝乃薄責效忠隴清等謂前以一萬騎三日破凌
霄五日破都都寨今合兵五萬騎而連月不克一九
絲何哉效忠發憤提昇兵夜半陰襲隘詰旦為重陽
日我師方就蠻飽食將登高望而蠻俗以是日賽神
天大霧晝晦度我師不能至皆盡醉新睡謀者得其
狀會暴雨夜半傳發冒雨入攀絙而上未明斬守閘
者蠻大驚自殘殺蹈藉我師並衝擊之遂大潰追獲
阿大于鷄冠寨斬阿三方三于夜卻大盤之間先後
下寨柵六十有奇斬首捕虜得四千六百餘人酋長

十人獲銅鼓為諸葛鼓九十三面他若牛羊諸物不可勝計時阿大見銅鼓跪而泣為大將軍言曰是鼓有神凡鼓體剝蝕而聲啾啾者上鼓也可易牛千頭體澤而聲赫赫者次鼓也可易八百頭蠻人得上鼓二三面可以王矣當吾興師時擊鼓高山諸蠻聞山頭鼓聲纂纂來椎牛而饗之而後出行劫劫勝則復椎牛祭鼓以為靈今可得乎初戎縣以都蠻得名至是更名曰興文賜驛名曰都寧倉名曰恒裕并易九絲曰平蠻凌宵曰拱極都都曰都定印靶曰文印鈎棍曰降蠻鷄冠曰金鷄且又通內官寨道置總兵倉

事以鎮臨之隸以府同知一人守禦千戶所一人

傀儡為邛邽羗寨有亡命趙永成者與土人葵叻呷
五十呷聚眾將為亂會竹麻寨攘七執鎮西軍陳黑
子者而強買其婦黑子欲贖之七不從羗俗貿易必
遷居貨至鎮西號為趕集黑子度是時七必贏錢至
至則執七索還婦乃約宗人陳禮保捕七七覺跳身
走追至羊圍河禮保執弓射諸羗中羗人龍扒死七
引諸羗寨黑子無故殺龍扒當抵壘至傀儡寨值葵
叻呷方舉兵至是號眾曰漢兵將滅我果至矣鳴鼓登
城門從鎮西站縱火燒官廨百戶魏繼武持印走殺

而奪之時王廷禧為巡撫聞于朝且謀守備丘紹先
令戴罪勦捕而五十呷賈千以寇曉經閩道路不通
于是副使景承芳統指揮王選及紹先軍竹麻有裨
將李獻忠者獲鴛哥別于鬼皮寨讞之非鴛哥別
即亡命趙永成曩時自鴛于五十呷者也五十呷喪
永成如失首日而諸軍破曉經閩擣宰探轉戰二日
諸羌助之張高岡上大小冲三尖三梭各以兵至官
軍用鳥銃連擊連勝于是諸羌皆棄船浮江官軍追
北至江上矢發如雨湛其船羌兵溺水死水為不流
旦日乘勝復擊之諸羌大敗先是邛都長官嶺柏死

有妻沙氏與翁應昇爭掌印舉火延燒利濟站而官
不之問以故宰探鐵洗姑都遂焚八里鎮蠻平堡一
無所忌今咱咱等燬官廨殺百戶弄兵典官軍轉戰
而聽其遁逃梁魁未珍何以服蠻衆兵部督勅捕苗
急王選丘紹先皆按部不動未幾裨將劉綬忽奏記
都御史曰倪履宰探洗馬竹麻諸寨已捕縛葵咱咱
那十加脚那加備別冬谷兒短褚張田保鎖那加等
若干人且獻褚那咱執散喇咱倪鮮枯撒脚脚它等
首級詣軍門叩頭請賞死於是都御史以聞斬咱咱
等鎮西市而諸寇盡服

南路西十八寨惟吾青人荒沒者最大兵備王詔巡
邊至三寨三寨度詔至必進崖下乃並伏伺詔過擊
詔墜馬死副使林應節未傳道沒者沒吾人探應節
背裝臨行褫其衣萬曆元年寇安化閔明年寇歸化
閔又明年擊斷我糧道邀奪松潘諸轉運軍食故事
歲正朔撫賞諸夷遣判官賚銀幣堂堂道三寨至是
初賞殺官吏黃中等四人于是御史撫前事奏遣指
揮曹希彬徐承業裨將芴鶴陽勦之殊死戰斬酋長
白臉兒而三寨俱起希彬承業乃統諸軍軍楊廣墩
木瓜坪羅鍋嶺諸處十道並發先破人荒寨盡焚其

窯房硯房兩寨見火舉鼓譟自相騰跋然後官軍並乘
之賊大潰死者甚衆其明年正月復賞羗會他寨媯媯
兒子川盼匪三寨黨甲仲牛兒等陰入城以為耳目賞
羗者覺其奸乃搜得四人殺之當是時西有呷竹諸羗
東有林洞諸羗為四十八寨其外喇麻番農丹阿舍思
熱浪牢熱等皆同時請降三寨盡平惟奈溪諸羗為梗
跡及白草番議用兵然已久斷與梁迷黃頭山後拒絕
羗衆不與通石泉令強勉往諭其酋納麻舌皆降且蔽
除三寨需索陋例曰新班錢熱衣錢祭梁錢躉草錢放
狗錢掛絲錢斷酒錢而其後白草復叛

白草風村野豬窩諸寨在武宗朝曾率白若羅打鼓
寇壩底指揮使何卿討平之其後嘉靖中陷平箐是
時卿已為都督都御史張時徹奏請仍拜卿為將軍
捕斬黑殺白石墩喇等于是風村一十七寨並芻芻
介肉掛兜寨餓柘詣軍門請降願獻馬羊及腦包哈
喇弓天番刀等物都御史王廷瞻許之乃刻木盟去
七何他寨若番牌大力孫子皆請歸降效風村故事
且得通道大印龍州期日詣軍門兵備使使石泉令
李茂元受之羗俗因首無冠茂元具漢冠易其名姓
著冠間局日啓軍門號吹數部撥樹鼓大鉦令諸羗

魚鱗入諸羌聞鼓鉦望見漢冠及朱杆彩紅乃大喜
舉足跳舞躍呼震天地因以冠冠諸羌諸羌踞起踞
堂下叩謝乃言願歲輸黃蠟一觔元日長至赴縣庭
朝賀寨樹一白幟削木祝皇帝萬歲編戶得二千四
百四十男子四千二百五十六女四千一百三十八
事聞加賞賚其後楊柳羌寇普安傍近白草風村及
小河木瓜子間頗聞白草寨鼓栗寨反有據都御史
徐元太遽請兵擊之白草絕穀粟往來自新歲寨貢
黃蠟一斤賦菽糧二斗如故今請益菽一斗示不反
是時周嘉謨為安綿兵備建龍安知府按驗降冊實

得壩底堡白草河西風村顏轉架孫兜掛馬虎拌桃
桃紅椒菌子龍藏野猪窩鴉燕溪啞浪壩照隊太白
白羊嶺落落坡等二十八寨并新降獨坪大卦召對
通寧口四寨編戶如例

茂州羅打鼓宣德中嘗盜邊帝遣大將軍陳懷蔣青
擊破之弘治六年又帥白若諸寨擾漢境是時房驥
為將軍請園門外建東勝萊園諸墩以併之萬曆初
再入茂州茂州城盡閉驛路不通既而凌霄九絲軍
大捷斬首酋千級時刁農鷄公最強乃畏威率頭目
劉余之等來降于是羅打鼓谷園日列寨獨密寨並叩

塞願降如刁農鷄公兵備使王維善下其事指揮田
賦聞狀甘猶豫未決茂州知州張安美直前請曰此
古丹驍之國乃六夷七羌九氐地也願陛下神靈率
而歸化使不受之以示德意甚失諸羌心且使諸羌
難當誅以將軍威重不做斧鉞于境外而款塞踵至
將軍其歸御史御史大夫于以彰國威而風遠境不
亦可乎會虞懷忠為御史王廷瞻為都御史皆謂茂
州議是遂受之是歲也生羌血熱血書伯什及黃草
坪水磨溝崖立寨告草寨亦皆願降如羅打鼓廷瞻
乃召諸羌辨覈之其在黃草坪寨有紅即說太兒等

水磨崖立寨有白說等吉萃寨有兩日已等

楊柳者疊溪羌也番牌財主兒于至太平堡值鼓刀屠者擊牛番牌見之大恚涎索強山牛酒強山與之飲番牌死楊柳疑強山鳩番牌乃于河東邀東路黨溝大小乘殺丟骨人荒沫舌諸羌于河西邀思答至地王答甘燕耳別乾溝牛尾諸羌直犯金餅堡大索賞賜賄番牌死不與遜大閩指揮畫承業張應時擊破之復合麻答蟬蟬寨再寇金餅殺百戶陳克勤去時黃焯為兵倚請都御史徐元太追勅且按諸指揮失軍狀先是指揮曰賦曾稱貸于楊柳葉兒這得五

百金久不還兒這每至堡但飲酒去兒這怒與諸羌
同入寇至是並遠訊田賦而別遣偏將擊樹底雙橋
西坡牛尾諸寨俱勝之乃調天全大渡諸土兵發樓
舡率至塔魚背窺楊柳楊柳方與牛尾登兒數百人
張子弩在河梁見樓舡卒至子弩發我師踰河救
殺傷相當副使劉高謀復與偏將劉用光遣之垣議
議先攻麥兒以分其勢然後徐圖泉水崖則楊柳可
禽也命兵備黃焯重帥田賦盡承業張應時等使戴
罪錢賊邊佯攻麥兒旦日引兵至泉水崖其酋長財
主兒子出碉房貯青稞麥菽及蜂桶牛羊諸畜以誘

我軍我軍不一顧遽舉燎燒土圍碉房而雜用烏箭
百子大磚噴筒諸藥器並擊楊柳楊柳出不意逆走
自蹂踐乘勝追北至後溝雪山會日暮度楊柳必且
走麥兒麻答預令土官舍坤安溫卜引步兵渡河伏
道左楊柳果以詰旦至伏起大敗之諸羌降既而喇
麻機復起犯蒲江閬將軍曹銓等引兵堵禦會蟬婢
刺路還自黃沙壩遂逐蟬婢擄其業禪將遣之垣等
力戰皆捷其明年窩溝大小二姓復寇蒲江閬副將
朱文達開閬迎敵多斬獲于是將軍李應祥兵倚黃
輝謀大征諸羌而辨其向背計前殺戮我禪將趙世

爵等及商民四百八十餘人賈東路溝窵溝去骨人
荒西北蜈蚣龍溪土官茹兒阿孝惡闡王答甘燕戈
臘熱溪別柘思答地諸羌其殺我許九等八百二十
餘人者賈大小粟穀北定玉柱阿牛王龍交舍安賈
烟蔥列柯歪地西羊牛尾虎卜石砬諸羌他若次上
漢人羊思定鷄公上羊泥下車泥野和尚亞寨阿思
洞上泥巴呷竹呷二為熟羌胡子川羊先結阿讓臘
梅老虎為降羌分別進勒茅松達寒瘡不生五穀性
性廉食他傍郡他傍郡飛芻輓粟佐軍餉不給于是
上書孫翰餉弄胡土官楊慮龍舟維屏楊光祖統攝

州西陽平茶天全諸兵及奴馬羅狗兵合二萬餘而
國師喇嘛亦聚阿牛丟骨諸寨兵屯裝塔鐵箍溝待
我軍于是郭成周于德遠之垣等大戰却敵歷破裝
塔波古龍漢惡開窩溝蜈蚣諸寨斬首四百六十餘
級生獲酋長喇嘛灣仲臘臘帳王答兒茹兒及番婦
番女生口無算時惡開歪顏請降而思答歪地乾溝
以阻河負固如故乃既克河東羌遂治浮橋擊河西
思答列柯歪地黑水乾溝大小乘鼓凡下十五寨斬
首三百一十餘級生獲酋長黑壤著兒柘川柯絨柯
及日者瞎子合兒結番婦女一百餘口先是征楊柳

時捕獲得生口白失結既而進去會白泥和尚楊柳
歸降遂命捕白失結及樹底保保兒子以贖罪至是
諸羌願降者當捕其酋長來獻如白泥和尚例乃各
獻其酋長閻卜利兒子等數十人生埋之道傍曰後
復反者有如此冢又羌初發難刻石為誓其石一在
廟子溝一在牛尾寨即命力士椎碎投于河諸羌亦
白所反覆不如將軍令者有如此石其後兵部稽功
簿有去奪得邊輪首骨漆器一具按之則嘉靖中茹
兒寨羌酋斬指揮邊輪首以為飲器至是輪孫之垣
子攻茹兒時奪其首歸蓋之垣孝子即輪亦烈士云

漳臘之卷二十九有元壩潘啞商巴石嘴與北度小
王子吉囊相通嘉靖二十九年吉囊寇河西欲服屬
租兒結白利不從吉囊死其子棟幹兒及傅蟒並富
強仍欲服屬租兒結白利仍不從會俺答念吉囊渡
河冬託言鐵嶺山有生佛出欲遣他子賓兒往鐵嶺
建寺因盡得棟幹兒及傅蟒馬畜而使傅蟒誘租兒
結使租兒結誘白利並歲奉貢獻萬曆三年俺答親
渡河迎佛入寇牟泥寨包子寺與松城相去止二十
里而元壩潘啞商巴石嘴四寨並關出物與俺答交
易且以二百騎寇介介壩聲言欲逼寇保定撒喇洗

岷松茂諸遠是時副使來經濟兵備李丁並詣于都
御史李尚思徵天全六番播州土兵得六千人以萬
整郭成遠之垣軍漳臘松林西寧諸處以禦之都使
李化龍上書曰松潘者全川之門庭也臣棄輿地由
松潘而北則為漳臘漳臘之頂北可望洮岷西可望
莽控以松潘而視西部僅有此山為之閘耳其中峻
熾高峻盡屬土番土番外結則為患不小是不可不
早為之備會俺答賈兒俱徙去獨火落赤留伏控土
川如故而兵已旋罷

廷昌土酋伍咀哨與土舍馬米粒阿乃等弒土掃鳳

氏而奪其土田至千餘頃遂平麻耕諸老樹黃幟鼓
吹白晝公行東街姜坡道中縱火燒房屋殺我軍宋
泗高仲彪等亦餘人而略軍妻趙氏等有司莫能治
先是邛部長官嶺柏死其妻沙氏與舍目阿祭通竊
柏印與祭祭于嶺鳳起據有其印遂自立于廣洪无
布寨邛部亂至是越偽衛黑骨夷保阿弓凹溪叻等
與桐槽王大叻聚黨為寇殺把總余興國及千戶丁
應時等燒軍舍與伍咀叻安守安四兒為聲援巡撫
徐元太遣將李應祥遠之垣朱文遠分道進勦兇建
昌而後邛越大敗賊衆于河上賊衆走棹木我師力

追之不得既而逼攻磨旗大毛牛小朋土坎及河水
熱水諸寨俘斬甚衆會元日伍咀咱安守將來問從
去文達追之逼于阿囉哩乃先斬哪唎叶咱等賊而
諭諸酋來降者當是時麻科諸羌方燒紙房僅平川
驛為我師所敗爭先乞降而杞卜番牌惹加柘等亦
請款塞皆許諾獨贊查陳忠請曰以予所聞伍咀咱
及安守尚依樟木麻柳魚水以為險樟木麻柳可通
西番虛却熱水雲南魚水可通科州烏蒙馬湖會川
縱橫數百里間若不先據其險我師難以卒應今當
以一將軍軍高山堡以俯西番一將軍軍別溝以併

盧即一將軍軍魚水以倚科州網羅既密然後議勦
盧白木木拖而事成矣夫盧白木者伍咀咱之女兒
也木拖者安守之所時往來也夫欲擒安守與伍咀
咱則非勦二寨不可于是以王言為將軍征木拖果
獲安守而盧白木懼告伍咀咱所在擒之橙村遂并
間桐槽黑骨及諸邛都皆次第懾服惟黑骨夫阿弓
強梁公行相嶺間乃設伏孤山待阿弓阿弓至大戰
擒斬之時斬首二千級降羗三千兩獲男婦牛畜無
算其所獲器仗中有金冠銀冠各造蟠龍護其頂而
所獲番刀有名梅花聯五道聯者皆羗中異物當時

僭號諸蠻賈佩之

賦乃者邛都屬夷也萬曆初嘗僭號稱王殺略禁下
類因村沐川長官安氏以狀聞會廷議方征九絲及
桐槽廷曷黑骨諸蠻但設六堡命官軍戍守而其後
諸蠻殄滅始遣總兵李應祥引兵擊之是時贊畫吳
時泰奏記曰沐川北有西姑擺氣拍秧哥東有牛它
邛包威叻而賦乃酋長撒假寨于安興觀外兄弟相
得甚驩要其勢不過依海水為險耳乃日夜與雷坡
楊九乍之屬凌劉戕人民無論其他即曩者採木之
徒往來烏蒙尚索我銀三百八十兩名為買路他何

可勝言哉今案輿地則由回龍岡可走黑窰由兩河
口可走涼山由大河壩可走賴因由龍眼岡可走新
廠真用武他也誠欲征之莫若屯軍兩河口以土舍
諸兵由回龍涼山環攻之則視賊賊乃猶射雉耳予
是議大征以守備劉繼祖等為將軍率總旗胡祿戰
于大赤口賊假張降旗誘祿語射祿祿反走中流矢
死繼祖等皆被執都御史徐元太上書按赤口失律
狀而都司李獻忠直以孤軍搏賊策諸將郭成等四
路並入擒斬渠魁檄假與氣拍秧哥西姑擺諸大酋
并俘獲探衆而賊乃始降其後馬湖設屏山縣御史

何倬陳善後六事多採為例

石砮女土官輩氏行宣撫事土吏馬邦聘惡之每思奪其印與其黨馬斗斛馬斗森等集衆數千人持闕器圍羣縱火燒公舍及民房八十餘所乘勝殺子女馬瓊英及土民秦邦用等一百八十三人略女弟黎守志鹵金銀什物無算車乃以書請于上大略言臣自從征疊茂擊賊大雪山斬首捕鹵皆有級數兩臺不以臣女流污穢不足採乃幸而賜之獎曰紀律嚴明衝鋒第一此土婦中之特出者也今邦聘無故而過為虐劉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臣豈不能出一旅與

姓虐所屬黃平五司久而覺七姓欺已遂結閩外生
苗戕七姓于是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宋世臣等
飛書告應龍反責撫葉夢熊請發兵討而議者難之
總督李化龍即給言應龍實無反令就吏于是速應
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而以二萬金請贖御史
張鶴鳴方駁問會閩白發難久大將軍以羽檄徵天
下兵應龍願待罪得東征許之既而閩白已就僇尋
報罷川撫王繼光初任復遣速應龍勘結則抗不復
出時廷議勅撫多異同而繼光一意主勅典總兵劉
承嗣議分三軍以一軍軍川南由黃平涪潯入一軍

軍川北由永寧緝麻入一軍軍川東由安穩松坎入
三道並進應龍佯令其黨穆照等約降而統苗兵據
峇山閔衝都司王之翰軍軍盡獲餘殺傷相當會總
光諭罷即撤兵時川兵既挫而責兵協勦者亦無功
御史薛總茂乃旋主撫應龍因上書自訴其訴詞頗
哀帝仍命郭成等戴罪立效而以兵部侍郎邢玠為
總督會應龍遣行間者懷金入京為原奏何恩所執
解綦江縣而其姻黨馬千解通播則黃平白泥諸司
路托之玠乃馳檄諭應龍稱引哮劉事待以不死時水
西宣慰安強臣請父國享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

之角成敗決勝負哉以為非奉命而有不敢也余叛
人見在臣請此先年楚金洞舍華碧謀篡事願與叛
人同就吏是年為萬曆二十二年其明年兵部咨撫
按鞫樞未決會楊應龍反革與應龍為姻家而斗斛
亦復結應龍陰相繫援兩家各觀望無暇聞辨樞遂
解先是革行宣撫時頗有智計然性故淫先曾見應
龍有儀幹悅之與之通革故有兩子長千乘夫愛愛
次千駒每欲使千駒襲職謂應龍可恃因聘應龍次
女為千駒妻因緣為姦至是千駒入播同應龍反長
千乘襲馬氏職乃應調與酉陽宣撫冉御龍同征應

龍應龍敗千駟伏誅而千乘襲職如故。

播州楊氏自楊鑑內附以來世襲宣慰使嘉靖中楊烈遜父相水西客死而自為宣慰生子應龍少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從征喇麻及九絲鐵乃楊柳溝有功歷賜金幣萬曆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賜鎮國將軍結飛魚第應龍甚黠窺我川兵弱每征討祇調土司而川將且從借給漸驕蹇輕漢法所居俗飾龍鳳用繡女閨人嬖小妾田雌鳳疑嫡妻張姦淫出之已而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刀取張并其母首屠其家居平酷殺樹威以睚眦殺人初惑七

示彊臣趨應龍就吏得首罪而彊臣母鳳氏亦以勸
應龍應龍乃上書軍門請就吏玠乃遣重慶知府王
士琦趨應龍安穩聽勸應龍復不至使弟兆龍赴安
穩治郵傳儲糧郊迎叩頭致饋資餼牽如禮曰應龍
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者以安穩故多
秦民也應龍誠甘心死法第恐無故為秦民遮殺則
不甘耳使君幸枉車騎臨視松坎使應龍得吐肝膽
然後隨車騎至安穩以伏斧鑕士琦許之遂車騎往
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左及泣請死罪士琦乃與之還安
穩應龍預擇大木十圍以上者為安穩治公館仍面

縛叩頭跪起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
應龍斬依夷法論贖輸銀四萬兩助採木工仍羊職
以予朝棟受土舍事而犇次子可柯于重慶追贖梟
斬黃元等總督以聞且議設撫夷同知治松坎而以
士琦為兵備鎮壓之故事黃平設通判治獄訟賦稅
而黃平五司襲替貢馬諸表箋必用宣慰印故宣慰
得以制五司今議改黃平革塘白沅餘慶重安五司
屬黃平通判詔可乃應龍既釋益鞅鞅既而次子死
重慶則益痛且憤嘗促取屍棺以勘報未結不肯發
過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即至矣擁兵驅千餘僧

招魂而去先是石砭土婦韋氏行宣慰事與應龍通
而以次子馬千駒聘應龍次女其長女則洪造宣慰
宋承恩所聘也承恩以應龍反告官請絕婚而馬千
駒方入播諸跋舊約于是應龍總兵擊承恩多所殺
略遂分遣夷日據閩守險遍戍五司七姓置江內七
牌江外四牌為巡司搜獲奏民取諸苗健者謂之硬
手劫殷戶以養之乃劈餘慶土吏毛秉雲棺殛其屍
掠石所大壩焚略餘慶草塘及興隆都勻諸衛抄重
安長官張燾家既而劫江津縣臨合江索其讎袁子
升繼城下，鬻割之既而侵貴州湖廣諸屯訶原奏讎

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
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盡車裂
以徇已又令苗兵與婦人交或對父奸女或向夫淫
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
斃或掘墳墓焚屍飛灰蔽天川撫譚希恩請于合江
綦江二縣各置游擊一員以扼之而責撫江東之令
都司楊國柱等以三千兵進勦賊佯敗誘入殲之國
柱不屈死于是罷東之以郭子章代而起前都御史李
化龍兼兵部侍郎制川湖贛三省兵事議大征方
徽調間應龍運引苗兵六萬人繞綦江以火炮攻城

城破殺游擊張良賢等時賊謀士孫時泰勸應龍入重慶應龍曰不清近穴而處遠地誰謂汝知兵者乃于東壩立播界號宣慰官莊取財于女實之而殺老弱者投危蔽江既獲犂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將分兵清理總督乃得日夜設兵併搜奸細殺之分戍南川合江瀘州議撫局以緩其勢未幾劉將軍綰至總督乃移軍軍重慶賊結九股愚苗及紅黑脚苗大治扼塞官軍相持不敢前賁將童元鎮坐運過草職綰亦赴師踰期戴罪殺賊有疑綰與應龍昵者總督延綰入卧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綰引其父頸九絲

功為此綖大恟願誓死報効乃委綖專制救黃平璿
司時石砮宣撫馬千乘軍鄧坎連破金竹青岡七寨百
陽宣撫丹御龍攻官壩斬閩而入賊方攻婺州聞敗
返顧綖與總督分部諸道兵八路並進而已統勁旅
從秦江入連戰破三峒踰楠木山羊簡壘諸峻嶮奪
其隘應龍子朝棟以苗兵數萬迎敵我師夾擊綖身
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朝棟潰圍走初秦江
諸苗自分屠城恠殺罪不赦又應龍憚綖威名莫首
挫其鋒故屠朝棟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秦江馳
南川盡焚積聚餘無能為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膽

落諸軍分道並捷遂奪天都三百落周賊米陳士兵
突犯烏江詐稱水西瀧澄會肖誘永順兵斷橋淹死
我師無算泰將楊顯守備陳雲龍等俱死之時有語
水西通賊者瀧澄大恨會賊託田氏修好肅澄斬
其使且與安彊臣約發奮殺賊綏乃戰九盤入婁山
閩時賊以婁山閩為前門諸軍爭從前門入總督急下
令搆使向後防賊衝突已而賊果抄後山奪閩都司
王芬中天死綏勒騎陷堅大戰水牛塘擊破之先是
督臣與諸軍約約閩外宜撫謂多不可勝誅也閩內
宜戰謂師不可久老也是時安羅洵洪三寨生口以

鉅萬數皆面縛詣降幸許可而長坎瑪瑙長蛇諸國
已前後擊破殺虜數千人于是荀父子計無復之乃
相率登海龍國海龍國者賊所倚天險當時所稱飛
鳥不能踰者也時沅撫江鐸禪將陳璘周敷吉周以
德等皆急攻固賊說令婦人于固上拜表痛哭云田
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禪將吳廣廣輕信約
緩攻已覺其詐乃會八路兵共集固下總督聞父喪
徒跣墨縗並治軍應龍散金募死士無一應者乃四
顧倉皇俯諸妾闔室自縊已而火起吳廣獲其子朝
棟及妻田雌鳳而吏應龍屍出焰中計出師至滅賊

百十有四日新級二萬餘詔新朝棟等剋應龍屍而
以綏為軍功冠自總督李化龍以下各進級賞賚有
差其後議分播為二府屬川者曰遵義屬貴者曰平
越遵義領州一曰真州縣四曰遵義曰綏陽而改夜
却曰桐梓改懷陽曰仁懷平越領州一曰黃平領縣
三曰湄潭曰餘慶而合甕水重安曰雍安又改龍泉
縣屬石阡專設播州兵備道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寧
增驛

土婦奢世續者永寧宣撫使奢效忠妾也效忠初娶
水西安萬銓女名阿節奢隨效忠為其弟安信報仇

與安國守戡朶泥橋多斯獲人稱其能既而阿都生
一子名崇禮與阿都先後死烏蒙祿氏與安氏世婚
媾效忠因安氏娶祿氏養女之美者曰世統無子其
同時養女中有鋪罵者美且少效忠并娶之為妾即
世續也鋪罵生二子曰崇周曰羅哥效忠死崇周當
襲職顧稚弱總兵劉顯者見鋪罵而喜遂以世續名
請冠帶掌印視宣撫事先是效忠有弟曰沙卜性陰
鷲善淫通其嫂世統據有之兄死將妻世統襲兄職
而朝命屬世續世統大怒時世統居水腦世續居落
紅沙卜為妻日劫遷喬安三漢日袁初攻落紅破之

世績避承平而寄崇周羅哥于鎮雄會總兵郭成以
赤水之後過落紅遣指揮使高嘉績郭天心許沙卜
為沙卜擒而成恃兵衆駕言詔獄耀旌旗戈甲將以
脅沙卜沙卜佯為畏懼負弩矢郊迎竟反脅害殺其
裨將黃希忠等御史交劾成成亦自辯謂北統以黃
金四十餘萬贖赤水白河諸衛使之申請當是時北
亦以千金餉臣臣未有動也封而寄貯之同知高文
全家若干日矣今臣欲除姦將出其不意搏其虛以
散其金錢偶一不幸而言者持短長議其後謂生分
謂激變天下尚復有賞罰哉帝惡其強辯奪其官而

賜二婦並冠帶食水腦落紅二地鎮以一指揮使崇
周以髻髮衣中稱博士弟子守其印俟稍長承襲沙
卜姑賞奉令退居撒魁如初萬曆十二年指揮馬懷
義往鎮落紅鼓吹導之行世統唱之曰止請奪崇周
印屬之漢吏然後許鎮守行事懷義怯遽返世統出
金賂懷義而私使火者廢世才詣水西乞兵時播州
楊應龍未反有雄名世績亦遣使胡卿就應龍乞兵
戰于麻線堡及張旗落澗落即諸屯各相當帝乃下
兵尚書問狀具責讓懷義而懷義自十二年至十四
年凡三年寄食他所簿對無一語乃以曾受賂計賊

且罰兩婦黃金斤各復冠帶而以叅將一人鎮守之
十八年詔崇周襲職世績乃為崇周娶烏蒙女素賒
居落紅會疊茂徵兵崇周從征大雪山有功二十三
年楊應龍反崇周復應徵已提兵行沙卜乃乘隙伏
甲道左將以殺崇周崇周覺力戰斬首函二十八級
追沙卜至河殺沙卜沙卜有子白僕挾世績略世績
金六十萬七之責陽器使白春芳以盞飲崇周崇周
死時素賒有身撫巡仍請世績復冠帶護印視宣撫
事世績益恚恨然無如何時白撤諸生有梁宗遠者
多智謀世統聘之至而身事之不足復飾姦女阿委

執事帝請為王制宗遠令白僕出告謂效忠無後僕
實效忠姪得承襲改名崇翰屬所司問狀世績乃為
疏奏曰臣不天效忠即世兩妾不相能于弱民疑臣
以寡婦居其間歷干戈險阻閱二十年雖不死然已
老矣今白僕實殺崇周尚通于就吏乃反歿襲崇周
職臣生不願見有此事幸臣旦夕死任其所為帝乃
下兵尚書議不聽襲既而世績死效忠疏族有襲者
名崇明而于是有奢安之亂

崇明奢氏本探種世為宣慰使傳至崇周死無嗣崇
明以族人冒襲性陰鷲與子寅並蓄異志天啓元年

詔以邊事徵四方兵崇明疏請提土兵三萬赴捷先
達土日樊龍等將兵至重慶川撫徐可求核之汰其
老弱及頒餉餉置龍走馬舞槩直刺可求可求死遂
一擁而上殺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總周知府章文
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總
兵黃守魁叅將萬金王登爵等原任鞏昌同知董盡
倫聞變帥衆入城殺賊過伏死餘科臣胡時舉等皆負
創踰墻走賊遂據重慶分兵扼夔州水口諸隘奄至
遵義下納溪瀘州江安諸州縣惟江津知州翁登彥
知縣周禮嘉能嬰城破賊餘俱瓦解賊乃乘勢向成

都指揮丹世洪等戰死之賊五薄城下懸旌僭號四
面夾攻城中僅留鎮遠營七百人調到松潘茂州龍
安兵一千五百人左布政朱燮元登陴而守先是燮
元以輯瑞就道驟聞變從者趨速行避之去燮元故
徘徊不行已而蜀王出國門率百姓遮道留燮元燮
元乃遽還慷慨治兵先令土司坤汝常乘賊而以持揮
常恭等祭大砲助之殲賊先鋒數人賊稍却次日賊
數千人以草裹竹牌障其身將登矢石無所用燮元
急命祭七星砲火箭火鑄衝擊之殺數百人抵暮賊
擁鉤梯數千攀城而前燮元戒士卒第燃砲礮石無

詳述明賊積屍陵城下時冬濠水涸賊率降氏持箠
束薪載濠土壘如山上架蓬葦形類行屋設伏弩仰
射城中而垂簾以蔽矢石燹元夜縱壯士持芻塗膏
殺守者縱火大舉山墮賊大阻燹元又遣人決江都
堰水以灌濠濠滿賊乃沿橋得少息因緝獲城中與
賊通者二百人懸其首陴上賊又于城四面立望樓
高與城等燹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剽掠其中虛遂
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其三將燒樓
而還當是時諸路援兵相繼至復安岳至諸縣戰于
倒流鎮及石橋永清諸鋪各有斬獲且有衝至城下

者時石碯女士官秦良玉頗知兵崇明初起時即厚
遺白金求助良玉斬使留金率所部兵同茅秦氏屏
侄翼明出援遣兵夜襲兩河燒賊舡阻賊東下而自
率兵三千星夜赴成都與賊相犄角然賊亦日增無
退意圍城將百日歲且盡城中人不祠臘賀正第時
聞賊發塚墓遙望號哭既而賊數千自林中噪而出
視之有物如舟名旱舡高丈許長五百尺為重屋葦
箒左右而板其中伏力士百人張以毒弩而以一人
仗劍載羽旂驅牛數百頭運石穀行旁翼兩雲樓如
左右廣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樊元曰此呂公車也

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為杆柱置軸柱間轉
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卒不得近乃陰藝
大砲擊牛中其當乾者牛賊退走乘勢縱擊敗之會
諸生范祖文陷賊中密遣使言賊將羅乾象欲自拔
効用樊元即邀使同乾象來來則樊元卧戍樓呼與
飲乾象哀甲佩刀樊元不之疑呼榻前同卧酣寢達
旦乾象誓死報縋而出後凡賊中舉動無不知者樊
元乃造水牌數百面披錦江順流而下令有司沉舟
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賊夜半果逸乾象等內變賊
營火起崇明父子拔營走還保重慶而乾象來降樊

元即遣乾象復江安并復新都時夔元已陞巡撫秦
良玉譚大孝諸援兵皆夔元節制敗賊牛頭鎮進復
遵義時賊據重慶重慶三面臨江惟佛圖關至二郎
關為出入要路賊自通遠至二郎連營一十七寨兵
數萬副使丘志克總兵杜文煥與土司秦民屏等夾
攻前後賊驚敗遂復二郎殺賊三千餘人乘勝逼重
慶斬樊龍等而安邦彥叛水西貴撫王三善禦之三
善死會夔元與石砬兵復遵義敗崇明父子崇明窮
蹙走水西與邦彥合兵謀仍窺遵義官軍戰于芝麻
塘大破之水西苗老虎阿引殺奢寅來降時夔元喪

父歸以閔夢得代之相持不決至崇禎改元詔燮元起原官燮元甫赴任卽檄賫兵下烏撒川兵出永寧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帥大軍至陸廣撲賊賊時已僭號疾趨永寧燮元乃佯北誘賊分遣官軍從四路襲入賊四應不給羅乾象復出奇繞後急擊之賊大驚潰遂陣斬二賊以獻語具邦彥傳燮元乃諷安位降不至迭攻之遂降時斬首數萬級鹵獲無算燮元乃復討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通上下六衛弄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以便往來又討平雲南土舍普明聲西南

大定因以苗地疏濶難設守遂相擇要害建石城三十五曰賁州北閔曰閔州曰教勇衛曰鎮西衛曰息烽所曰于襄所曰修文所曰詰戎所曰濯靈所曰威武所曰蔽翼隴曰赫聲所曰柔遠所曰定南所曰廣順所曰鷄場曰青崑曰馬場堡曰烏江曰連雲曰有嘉曰靖氛曰恬波曰奏膚曰平黔曰清晝曰舜干曰順化曰懷仁曰馴象曰黃絲曰楊老曰涼傘曰廣興鎮曰隴落堡曰巴香修舊城十三曰普定衛曰安莊衛曰新興站曰查城驛曰普安州曰甕安縣曰施秉縣曰烏撒衛曰赤水衛曰永寧衛曰普市曰摩泥曰

平壩增築官署祠廟并道路館鋪屯哨百有餘所開
闢水田一十一萬七千五百餘畝科田五萬八千餘

畝

女土官秦良玉者石砭掌印宣撫使也秦氏總馬氏
為宣撫使萬曆末良玉兄邦屏邦翰皆以援遠力戰
死邦屏故為宣撫使因從征請女弟掌印而其幼弟
民屏者亦同時被創力戰潰圍出歸不能視事良玉
忠勇多大略諸部便之請襲終其身會簡賊奢崇明
反夷寨蠢起多響應崇明念石砭強且巫夔門戶地
遣使賚白金詣秦氏求助良玉開棘召使人斬使留

其金料所部兵得萬人親將之而使弟民屏姪翼明
分左右哨捲甲疾趨岬枚屢重慶駐兵于南坪之間
陰分兵襲兩河燒其舡使不得順流東下別留兵一
千為疑陣張旗幟守忠萬界為將角復移文夔州使
設兵防瞿塘通上下聲息而後親統兵溯江水陸並
進會朱燮元大破賊良玉乃迎賊于佛圖閣敗之至
二郎殺賊三千人獲其地值水西安邦彥反良玉追
賊戰新都而遣弟民屏以別哨援水西大破邦彥于
平越當是時勤王兵論功良玉第一民屏次之獨惜
民屏持大方從貴撫王三善行三善死殉之崇禎七

年自成破夔州良王統土兵出戰却其衆使自成無
西志十三年獻賊既降于督師而叛驟與過天星出
寧昌分兵窺羊頭坂渡大昌將劉資遮擊之轉而向
巫山良王即陳兵洛門托于百子溪賊不敢近已而
嗣昌至嗣昌湖人欲使湖地無賊盡驅賊入川而後
乃徐圖勦滅陽言吾以川困賊勢不得不先困川盡
收川兵之壯者益守湖而第以單弱者屯夔巫間時
良王將兵三萬援夔城川撫邵捷春檄之使駐近重
慶典守將張令為聲援自分其半嬰重慶城會綿州
知州陸遜之罷官歸川撫遣之按營過良王良王冠

帶鉞佩刀士見左右男妾數十人皆嚴裝然謹畏不敢仰視較他營整肅既見設饗禮酒數巡微與避之論兵事甚悉已而嘆曰開府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死固不惜所惜與開府同死此升繼之請故良玉曰開府移妾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十四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勢矣夫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驅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閩部驅賊入川無愚智皆知之開府不于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無何官兵敗于土地嶺湖將汪之鳳

轉戰死良玉疾力併張令扼賊衆于竹筒坪大殺賊
已乘勝出而賊以伏弩射令喉令死官軍潰良玉力
救之不得還顧石砭兵皆奔無一駐者乃悉集餘衆
轉戰大敗遂單騎入重慶城見捷春曰事急矣盍出
吾溪峒兵不減二萬我自縻其半而以其半給之官
猶足破賊吾土官家法調兵急則以箸曰能飯者畢
至再急則以帚曰婦境出也捷春聞事敗章里獨念
嗣昌不相中且川無見糧如之何頃之謝良玉哭而
出其後獻賊破四川僭號而自成已陷京師良玉跣
冠帶再拜號咷曰吾兄弟三人皆死王事而吾以孱

婦受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諸所部約法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于是設四境，杜通漢路，守以強兵，獻賊通招諸土司，用降人為招誘，鑄金印齎之以易其官。從否參半，願無有入石砭境者。

黎州馬金者，故馬岱後年十六，有器識，獻賊招土司至黎州，念黎故險阻，邛崃飛越漢洞，窅冥有山曰斗門，三向懸絕，僅通道一綫，阻之易為梗，乃費厚幣鑄金印，叩頭獻馬金，馬金笑曰：而欲使我從？王八賊耶！以金印擲賊，使面血出，捧其首而走。金好酒色。

嘗為晝夜飲醉則裸睡婦人傍醒復飲越一年卒
雅州有馬克禮楊之銘者兩家互仇殺而之銘有弟
之喬乘亂弑兄請獻忠兵攻高氏獻忠大悅聲言邊
境初附免租賦三年會雅州知州王國臣西安人初
歸馬廣既而歸獻忠嘗與川南道胡寅不相能將執
寅赴成都寅不得已遁之克禮家至是國臣通之喬
共以攻高氏為名執寅家口數十人送獻忠殺之而
于是高楊二姓皆從賊